

源自韩国罗曼蒂克电影，探究“恋爱-爱情论”。



这是活泼的恋爱故事，
更是新生代的恋爱法则。

연애의목적



一个无耻的男人和一个唐突的女人，
他们恋爱有什么目的？

연애의목적

目的

[韩国]赵贞贤 著 薛舟 徐丽红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译林出版社

恋爱的目的

연애의 목적

[韩国]赵贞贤 著 薛舟 徐丽红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恋爱的目的 / (韩) 赵贞贤著; 薛舟, 徐丽红译.
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6. 12
ISBN 978-7-5447-0192-1

I. 恋... II. ①赵... ②薛... ③徐... III. 长篇小说-韩国-现代 IV. 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8964 号

연애의 목적 © 2005 by Ko Yun Hee & Han Jae Rim & Cho Jong Hyun
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The Kyunghyang Daily News
through Shinwon Agency Co. in Korea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6 by Yilin Press
登记号 图字:10-2006-54号

书 名	恋爱的目的
原著剧本	[韩国]高润姬 韩在林
小说改编	[韩国]赵贞贤
译 者	薛 舟 徐丽红
责任编辑	薛 飞
原文出版	The Kyunghyang Daily News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电子信箱	yilin@yilin.com
网 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	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652×690 毫米 1/16
印 张	13
插 页	6
字 数	153 千
版 次	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0192-1
定 价	21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编者的话

他们只是恋爱

赵贞贤

我想起刚刚接到《恋爱的目的》剧本时的情景。

犹如干冰令人惶恐，却又忍不住多看一眼。就像满怀忐忑不安的紧张感情悄蹦出的插播广告，毫不掩饰吊人胃口的企图。几个露骨的单词组合起来，作为电影题目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当时，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去读剧本的。

坦率地说，最初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去写这部小说。不管是把电影剧本改编成小说，或者是反过来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，首先这个写作的人必须沉浸到故事情节之中，感受故事里的人物。尽管只是改编，但至少在第一次读到故事的时候，应该进入故事的世界。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

我不理解弘为什么会被友林吸引，也不理解友林为什么那么厚颜无耻，所以我当然不可能陶醉在他们的故事情节里。每次看过之后，我都会吹毛求疵地摇摇头，反复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件事。

尽管如此，最终我还是决定改写这部小说了。原因非常简单，因为我开始反省，我之所以不能理解作品中的人物，也许是



因为我对“恋爱”这个世界理解得不够充分,或者也可以说是出于某种挑战自我的意识。

弘和友林,如果通过显微镜对他们之间的恋爱进行分析,一定会看到大量的化学分子在游荡。男人和女人一见钟情,这本身就是化学反应,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反应强度大概有普通人的两倍。

最初之所以没能理解这部电影的剧本,也许是因为省略了弘对初次相逢的反应。当我在犹豫良久之看到弘对友林的第一印象,我才逐渐理解了他们的恋爱。而且从此以后,我开始津津有味地欣赏他们两个人之间的“拉锯战”了。

两个人物自由自在地展现着“恋爱的奥妙”,甚至想把这种技术教授给我。但是,恋爱的技术对我来说实在派不上用场,所以我常常反问他们,恋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。

他们谁也没有回答我。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。他们只是恋爱而已,并没有给恋爱附加题目。但是通过电影,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化学吸引变成了灵魂的交流。当然,他们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的说明。他们只是相爱而已,并不需要现场直播给别人看。

直到弘和友林之间磕磕绊绊的恋爱活动结束后,我才明白了恋爱这个东西的目的。本来只想和弘睡觉的友林试图理解弘的伤痛,试图关注她的心情。而原本想要逃避的弘,也果断地接受了友林。不错,恋爱就是一个过程,为了具有某种形态而渐渐融合的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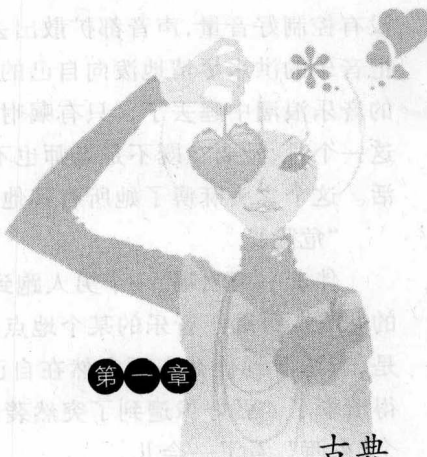
即使不用刻意附加某种目的,恋爱最终也将变成固定的形态,或者胶着成为爱情,或者是欲望和激情,或者是幻灭,最终总会带着某种意义而固定下来。

这些表达男女心灵的词汇都一样,熔点和沸点都很低,是随时可能变成其他形态的不完全固体。所以,恋爱好像永远都是进行时,看起来忙乱不堪,总是像形容词那样说变就变。

目录

- 1 第一章 古典
- 41 第二章 探戈
- 67 第三章 节奏&布鲁斯
- 95 第四章 爵士
- 129 第五章 莎莎
- 151 第六章 Rock&Roll
- 195 第七章 华尔兹

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girl with dark hair, wearing a dark turtleneck and a necklace. She is holding a large heart in her right hand, which is raised above her head. There are decorative elements like a flower and a heart around her head.

第一章

古典

对了,她讨厌学校:校门、操场、单杠、教室、讲台、课桌以及椅子……教室是她最讨厌的地方,尤其是坐满老师的教室,真的是令她深恶痛绝。每次看见坐在教室里的老师,她都想大声尖叫。

还有,她讨厌正装。只要提起呆板的H裙和飘逸的丝绸衫,或者让胳膊抬不到肩部以上的紧身外套,她肯定恼羞成怒。但是,她唯独喜欢紧身的长筒袜。穿上那种能把下身紧紧束起的弹力长筒袜,不知道为什么,她就会感觉心平气和。她还喜欢高达十一厘米、令人眩晕的高跟鞋,尤其是前面很尖的高跟鞋。之所以还能忍受套装,就是因为可以穿长筒袜和高跟鞋。

星期天早晨八点三十分,她,也就是弘,正坐在学校里,身穿黑色套装。教学楼后面,偏僻的空地,凌乱地堆着很多椅子和牛奶盒。弘拉过椅子放好,然后坐了上去。弘手里拿着一本书,书翻开了。但是她好像并没有认真看书。她已经坐了半天了,书还没有翻页。她的眼睛也没有盯着书,而是注视着空地前面的造型花坛和停在前面的汽车,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。



弘的四周萦绕着噪音般的音乐。那是因为弘耳朵上的耳塞没有控制好音量，声音都扩散出去了。她茫然若失地坐在那里，把音乐的洪水尽情地泼向自己的耳朵。她的所有思绪都在汹涌的音乐浪潮中睡去了，只有嘱咐自己务必做好的决心还清醒。这一个月，她要在既不是老师也不是学生的位置上熬过学校生活。这个念头麻痹了她所有其他的思绪。

“危险！”

伴着一声吆喝，一个男人跑到弘的面前。弘没有听见男人的悲鸣。踟躅于音乐的某个地点，弘的眼睛变得蒙蒙眈眈。但是，当她看到什么东西突然在自己身边晃动，她的视线立刻变得清晰了。弘好像遭到了突然袭击，盯着进入自己意识中的那个“东西”，看了一会儿。

首先看到一条棕色西裤，还有被划破的皮带扣和皮带。皮带也旧了，上面的小孔看起来无比寒酸。不过那是韩国的高档品牌，买的时候一定花了不少钱。弘的视线渐渐往下滑落。裤子好像已经很久没熨过了，裤腿上溅了什么东西，不知道是泥土还是别的什么，皮鞋也不怎么干净。可是皮鞋后跟却是抬起来的，那个男人好像是在跷着脚。直到这时，弘才发现那个男人的下肢斜靠在她脸上，也怪怪的，于是抬起头来。

男人的胳膊支撑着那堆看起来马上要落在她头上的箱子。课桌乱七八糟地堆在旁边，上面的箱子好像马上要掉下来似的，形成了岌岌可危的斜坡。男人扶住的箱子上面还堆着大大小小的箱子。男人好像在极力维持箱子的平衡。如果那些箱子失去了平衡，肯定会落到弘的膝盖上。

弘呆呆地抬头望着那个男人。男人也在抬头看。他的下巴很尖，虽然裤腿和皮鞋都很脏，但是下巴却整洁而透明，好像刚刚刮过胡子。弘重重地吸了口气。好像死而复生似的，恢复了意识，感觉全身又开始流淌着温暖的血液了。弘的手开始移动了，不知不觉地移向男人的下巴。弘自己也大吃一惊。幸好她在风中坐了半天，否则说不定真的摸到男人的下巴了。弘有种折了

十年寿的感觉。

“妈的，难道你不该帮帮忙吗？”

男人小声嘀咕道。弘没听见他说什么。为了听清他的话，弘慌忙按下了MP3的停止键。她想让男人重复刚才说过的话。可是正在这时，她的手机铃响了。看了看屏幕上的时间，弘赶紧接起了电话。

“姐姐，你还没到吗？大家都到教室门前集合了。”

电话另一端传来燕珍急切的声音。弘手里拿着手机，拎起放在旁边的书包，匆忙站起身来。当她转过身去的瞬间，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，要不要对那个男人说声谢谢呢？但是这个念头在她脑海里一闪而过，在燕珍的催促之下，弘加快了脚步。咣当咣当，后面响起箱子掉落时发出的沉闷的声音，但是她没有时间回头看。她的高跟鞋比脚大，老是掉，她很难快起来。她脚步飞快，几乎和跑差不多，看上去很危险，好像随时都有摔倒的可能。按理说，她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脚下才对，可是她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男人干净的下巴和手。青筋暴起的手背，为了支撑箱子而使劲抬高的胳膊，总是萦绕在弘的心头。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她的心跳越来越快了。

“我这是怎么了？”

她摇了摇头，想把男人的身影从脑海里清除。可是快到教室门口的时候，她发现自己的下身已经湿了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各位老师，前面的座位还空着，请到前面就座！”

校监挥手招呼老师到前面就座，当然没有人听他的话。老师们坐在后面，继续做着开会时常做的事。有的老师把腿晃来晃去；有的老师嘴巴动个不停，不时在桌子下面悄悄地撕面包，还有的老师使劲压低声音，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什么。偶尔也有



人抬头看校监,但是目光中流露出来的都是埋怨,希望漫长的会议能快点儿结束。校监已经放弃了吸引老师们目光的打算,他让实习教师每人向前迈出一大步。实习教师们磨磨蹭蹭地往前移动。弘小心翼翼地往前迈了一步,生怕会把高跟鞋弄掉。

“各位都知道了吧,今天,到我们学校实习的学生,不,是老师,他们来了。下面请实习教师代表讲话。”

校监话音一落,被选为代表的燕珍就像僵住了似的,抬头看了看弘。弘朦朦胧胧地送给她一个微笑。燕珍是系里的第一名,所以她被选做实习教师代表。当时燕珍请求弘代替她,然而弘却委婉地拒绝了。弘上大学时的年龄比大多数人都大,所以朋友们都想把更多的头衔戴在她的头上,但是弘统统谢绝了这些好意。她不想以任何方式出风头。她的外貌和服装都华丽得耀眼,言行举止却很安静,有很多女生因此不喜欢她。但是不管怎么样,她总算平静地结束了学校生活。

“我们是怀着要做老师的激动心情到这里来的,希望各位老师多多帮助我们,即使我们有不足之处,也请各位多多包涵。”

燕珍刚刚说完,就有几名老师鼓起掌来。在弘看来,他们的掌声就像是在催促会议快点儿结束。

“好,今天的教务会议就到这里。各位辛苦了。请大家先不要动,各位指导教师先带实习教师们熟悉一下校园。”

校监冲着吵吵嚷嚷的教室说,他几乎是在吼叫了。

“各位也都去找各自的指导教师打个招呼吧。研究主任已经告诉过你们指导教师的姓名了吧?大家辛苦了。”

校监对实习教师们说完,犹如从打折百货商店里溜出去的中年男人,失魂落魄地离开了教室。他的离开就像信号,燕珍和别的实习教师们也都纷纷走开了。

“您是国语老师韩在仁,对吧?我叫金燕珍,请多多关照。”

燕珍行了个九十度的大礼,弘看了看她,在教室里张望了一会儿。她在地理位置略图上注意过的那个地方没有人。弘

像个迷路的孩子似的，站在教室的角落里，盯着那个位置看。

“姐姐，怎么了？没找到老师吗？”

燕珍和自己的指导教师一起往外走，拉住弘问道。旁边的国语老师也好奇地插了句嘴。

“你的指导教师是谁？”

“李友林老师。”

“哎哟，是李友林老师？孩子们会嫉妒你的。不过，他在哪儿呢？”

国语老师也不知道有什么开心事，自己嘿嘿地笑个不停。最后，他拦住一位正要出去的老师，问道：

“赵老师，李友林老师在哪儿？”

那个赵老师皱着眉头，看了看国语老师。

“怎么回事，你为什么每天都问我李友林老师在哪儿？你以为是李友林老师的经纪人吗？”

“你不是和他一起喝酒的经纪人吗？先不说了，快去找找李友林老师吧。要不新来的实习老师会急哭的。不过，好像已经过了哭鼻子的年龄了，是不是？”

国语老师看了看弘，冲她眨了眨眼睛。弘不知道为什么笑，但她还是跟着一起笑了。燕珍笑得肩膀发抖，好像真的很好笑。

“跟我一起走吧……”

赵老师的目光落在弘的胸前，那里本来应该有名签，可是弘的胸前却空荡荡的，只有丰满的胸脯高高挺立。弘难以忍受胸前佩戴名签，所以教务会议刚刚结束，她就把名签摘下来了。

“我叫崔弘。”

见赵老师的视线停留在自己胸前，迟迟不肯离去，弘赶紧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

“呵呵，走吧，崔老师。”





“啊，这个兔崽子……太过分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赵老师突然说起了脏话，弘不由自主地反问。赵老师竟然没有看出弘的震惊，继续自言自语。

“这个臭小子，我告诉过他，今天实习教师要来，让他务必来教务室。可他却说困得要死，就出去了，竟然都没参加教务会议……他现在还说不定在车里睡觉呢，这小子特别喜欢喝酒，知道吧？”

赵老师回头看了一眼，冲着弘笑了笑。他的笑容看上去有些迟钝，却带着善意。弘又笑了。这次还是不知道为什么笑。她的笑声很不自然，就像紧紧包住骨盆的裙子。

赵老师带领弘来到她早晨停留过的椅子附近。这让弘始料不及。不过，准确地说，那里应该是堆放着许多椅子的空地。

“这可是‘风水宝地’。”

走过悬挂着“办公室”、“实习室”和“资料室”等门牌的教室门前，赵老师还在喃喃自语。他似乎在为自己把弘带到这样阴暗幽静的地方而辩解。当然，他不可能知道弘对这条路已经很熟悉了。

阳光尽情地洒在大地上，然而教学楼一层仍然黑乎乎的。从教学楼出来就是空地，再往右拐是垃圾场，左边是运动场。换句话说，这块空地就是为了把教学楼和外界联系起来而存在的空间。

“一般情况下，女生和女老师都不走这道门。因为这道门一年四季暗淡无光，距离运动场也很远。不过，去垃圾场的时候倒是条近路。所以呢，喜欢走这道门的都是些什么人，不用我说，崔老师应该也能猜得出来吧？”

赵老师回头看了看弘，冲她眨了一下眼睛。弘面无表情地看了看赵老师。他刚才的那番话只是让弘确信了自己的第一印象，这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。赵老师好像有些郁闷，于是继续说道：

“出入这里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儿问题，不管是学生，还是老师，哈哈哈。”

赵老师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兴，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，然后推开紧闭的门，走了出去。

“哎呀，这是怎么搞的？”

椅子周围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几只箱子和几张书桌，箱子是早晨弘离开时掉落在地的。

“嘿嘿。”

弘差点儿没笑出声来。幸好赵老师没听见她的笑声，抬头看了看搁板，喃喃地说道。

“这些兔崽子又胡闹了，兔崽子……”

弘站在赵老师身边，想起了早晨见过的那个男人。他像个栉文土器^①，下巴曲线格外顺畅。弘觉得自己好像摸过那个下巴似的，手指尖处似乎保留着男人刚刚刮过胡子的酥痒感。

“他是谁呢？”

弘在心里想。刚见到他的时候，弘就像丢了魂儿似的，除了他的长相，什么也想不起来。但是，当弘再次站到这个地方时，她开始对那个男人的身份产生了好奇。

“他身上没穿校服，应该不是学生……也不是实习教师。难道他是这所学校的老师？……不可能吧？他看上去年纪不大，而且裤子皱巴巴，皮鞋也那么脏，就连门卫大叔也不会穿成那个样子。等一等，难道他是门卫大叔？……”

弘漫无边际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，猜测那个男人的来路。

“啊，臭小子，我就知道是这样。崔老师，我找到你的指导教师了！”

赵老师抬头看了一会儿搁板，突然叫了弘一声。他用脚使劲踢着白色的伊兰特汽车轮胎，大声嚷嚷着。那辆车的可视光

① 韩国新石器时代制作的土器统称为栉文土器。——译注





线折射率足足达到百分之三十五以上,车窗上镀了一层厚厚的膜,而这就是她的指导教师的车。

赵老师好像找到了宝物的孩子,脸上洋溢着光彩。然而弘对那辆车并不陌生。整个早晨,弘一直盯着花坛和那辆看上去足有十几个年头的汽车。但是,为了安慰赵老师的辛苦,弘还是故作惊讶地笑了笑。

“喂,喂!你还不快下来?再不下来,我就把你的车踢烂了!虽说这辆车已经是老古董了,可是如果没有它,你是不是也会很失落呀?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,赶快给我下来!”

赵老师喋喋不休,一边嘟哝个没完没了,一边对着汽车不停地踢着。车身轻轻摇晃,里面却没有任何反应。弘侧过头,斜着身子往里看。前面玻璃上贴的膜最薄,却还是看不到里面。不过,可以确定的是前面座位上没有人。

“你再不下车,我就去叫校监老师了!”

赵老师踢得更用力了。

“真是的,谁在碰我的车?”

随着一个颇不耐烦的声音,后座旁边的车门打开了。当那个蓬头散发的男人冲着赵老师抬起头来的时候,弘不由得目瞪口呆。走出车来的正是那个让她意乱情迷的男人。

对赵老师满腹牢骚的男人,不,应该说是弘的指导教师转头看了弘一眼。弘好像被火烧着了似的,连忙闭上了嘴巴。

早晨阻止箱子往下掉落的男人,李友林老师也认出了弘。

“呃?刚才那个!……”

在空地上看到弘,友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。

“怎么搞的?你们两个认识吗?”

赵老师轮流打量着他们两个,冷嘲热讽的样子。弘吞吞吐吐,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这时,友林重重地关上车门,说道:

“什么认识不认识的？我就是觉得尴尬，所以这么说。赵老师啊，你这个人永远也成不了恋爱高手。”

赵老师嘻嘻笑着点了点头。

“对，对，比起李老师来，我的确是嫩了点儿，你要小心啊，崔老师。”

友林话题一转，使劲把赵老师往教室的方向推去。

“怎么？你不走吗？”

见友林不往教室走，而是转身走向操场，赵老师惊讶地问了一句。

“第一二节都没有我的课，教室里举行实习教师见面仪式，太闷了。”

赵老师似乎觉得友林说得有道理，默默无语地朝教室走去。

友林并没有让弘跟自己走，只是独自走向操场。面对友林，弘当然不会觉得舒服，因为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别别扭扭，但她还是不得不跟着友林走。对弘来说，她想不出别的办法。

“你不觉得好奇吗？”

友林首先打破了沉默。她默默地从自动售货机买来了咖啡，坐在长椅上。

“什么？”

弘正在想早晨的感觉有没有传递给友林，突然听友林这么问，不由得心往下沉，好像自己的心思被友林看穿了。不过，尽管心里紧张，然而她说话的语气却很平静。

“比如说关于学校的，或者……不管什么，您尽管问吧。这个人很随和……”

友林的声音模糊了。他把尊敬语和平常语混合起来使用，听上去倒不像是有意为之。不过，弘可没有闲心挑剔这些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位指导教师将和自己度过今后的一个月，无论如何也要好好相处才行。弘想找个合适的问题请教友林，可是很遗憾，她竟然什么也想不出来。从早晨到现在，她一直都被友林搞





得心不在焉。

“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现在的学生和老师都没什么问题要问了。”

听友林这么说，弘更着急了，幸好友林又继续说了下去：

“不过，我毕竟是你的指导教师，我就先给你讲个大概吧。首先，你不必担心校长。他是个好人，不会因为小事情而找你麻烦。不过，问题是那个校监，他这个人呢，很不好对付，要想让他满意，那可不大容易。但是，你又不能对他阿谀奉承，否则他会说你势利眼、卑躬屈膝，也不会对你有好评价。世界就是这么复杂，笑着从背后捅你一刀……不管怎么样，你必须学会见风使舵、随机应变才能生存下去，记住我的话。”

“见风……”

“使舵！”

友林的眼睛里带着笑意，而弘只是点了点头，她又开始摸咖啡杯。友林好像还没睡醒似的，眼睛总是不自觉地合上。弘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。

“他下巴上的胡子要是再长一点儿，摸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呢……”

弘情不自禁地把视线转向友林的下巴。突然，她大惊失色，连忙转移开视线。

弘心乱如麻。这时候，友林正在静静地欣赏她那两条被裙子遮住的大腿。弘的大腿很自然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友林嘴巴半张。弘抬起头来，看了看友林。友林很吃惊，赶紧闭上了嘴巴。然后，他好像很好奇似的，匆忙问了弘一个问题：

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二十七岁。”

“二十……七岁……那么，你是1977年出生的了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

“上学很晚啊？”

“是的……我上了另一所大学。”

“另一所大学……学的是什么专业？”

“美术。”

“原来如此……”

友林仿佛得到了什么重要信息，连连点头。然后，又是沉默。弘觉得自己不能继续沉默下去，于是问友林：

“李老师今年高寿了？”

友林本来悠然自得地坐在椅子上，突然条件反射般挺直了上身。

“高寿？……啊……”

友林稍微有些惊讶，但是很快又若无其事地笑了。

“什么……谈不上什么高寿……我今年二十六岁。哈哈，我竟然还比崔老师小一岁？哈哈……也没什么，这也没什么奇怪的，不是吗？”

弘仔细打量着友林的脸庞。友林的笑容，友林的语气，还有倾斜的姿势，哪一样都不大自然。弘也跟着尴尬起来。

天空布满了乌云，不一会儿，下起了雨。操场上踢足球的孩子们拥进了教室。他们俩也觉得应该站起来了。但是，友林的笑容仍然没消失，他像《蝙蝠侠》里的笑面人，嘴角总是带着不自然的微笑。如坐针毡的尴尬仍然在持续，友林不知道怎样摆脱这种状况。太尴尬了，弘突然想伸个懒腰。

“妈的，下雨了？”

友林抬头看着天空，突然，他猛地站了起来，好像解决了什么重大问题，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爽快。不过在弘听来，还是觉得不自然。友林好像注意到了她的表情，满脸涨得通红。

“走吧，崔老师。”

友林的声音和语气都理直气壮。但是话音一落，他赶紧以最快的速度朝着教务室那边跑去。弘感到不可思议，慢腾腾地

